

给孩子留下一段“刻骨铭心”的记忆

我深爱儿子，为了让儿子将来拥有美好安逸的生活，我努力工作，兼职赚钱，“早离家，晚回家”成为生活常态。

可是儿子似乎并不理解我对他的爱，我过生日的时候，儿子送给我的不是祝福，而是抱怨。儿子说：“整天见不到爸爸，我不喜欢爸爸。”我有些失望。

其实，儿子对天天忙于工作很难见到人影的爸爸除了抱怨，还有愤怒——

那天，我又到兼职的公司加班，夜深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。我想儿子应该已经睡着了，就悄悄推开房门，打开灯，却发现儿子正坐在客厅沙发上……

我惊讶地问：“你怎么还没睡？在等我吗？”儿子愤怒地质问我：“说好给我的礼物呢？坏爸爸。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前几天，我本来说好要陪儿子一起去游乐场的，因有个“很挣钱”的项目让我无法脱身，于是连续加班，没有陪儿子去游乐场。为了不让儿子失望，我向儿子提出“补偿”办法：送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。

今天是约定好送他礼物的时间，可是因为工作太忙我又忘记了。三番五次地爽约，儿子对我这个“言而无信”的爸爸实在是“忍够了”，所以就算等到深夜也要向我表达他的“愤怒”！

儿子把我看成“说谎话”的坏爸爸，我很伤心，却不知道如何做才能改变自己“坏爸爸”的形象……

正当我为儿子不理解自己而头痛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一则广告：一家新开张的商场举办攀岩比赛，获奖者将得到与孩子免费旅游的机会。看到这则广告，我高兴不已。我想，如果我参加这次比赛并获得出游的机会，就可以“不用花钱”陪儿子一起出门“亲子游”了。

听说我要报名参加攀岩比赛，妻子和



资料图

儿子同时“鄙夷”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个恐高的人，平时站在板凳上换灯泡都会头晕，何况是“攀岩”。面对他们怀疑的目光，我仍旧信心十足地对儿子说：“儿子，你就等着为我加油吧！我要赢得奖金，让你看看爸爸是多么爱你！”

开赛日，我在儿子的注目下，走到了“岩石”下边。仰头看，好高高。还没出发，就有些眩晕，真想退出比赛，但我一想到儿子说“坏爸爸”时的愤怒表情，为了让儿子知道我的爱，我是不能退出比赛的！

我一直“闭着眼睛”在攀岩，每攀一步，就听到下边热烈的加油声与呐喊声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喊声都是给我的。当我攀到40米高的时候，继续向上攀岩的只剩下我一个，其余参赛者或因恐高，或因体力不支都退出了。

当我攀上70米高的“岩顶”时，主持人喊：“勇敢的男人，一定是个好爸爸！”我向

“岩下”一看，恐高的慌乱立即让我天旋地转起来，幸亏有保险绳，我在有些迷糊的状态下滑了下来。儿子飞快地跑到我身边，搂着我喊：“爸爸，你真厉害，能爬那么高。爸爸，我爱你！”

我克服了恐高心理，用70米的攀岩高度，向儿子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爱，给儿子留下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，他明白了爸爸“所有的好”。

父母都爱孩子，可是父母施于孩子的爱要么太琐碎，要么太隐蔽，所以孩子常会对大人的爱处于“不知不觉”的状态，常会产生“大人不爱自己”的错觉。

作父母的如果能找到机会用“惊天动地”的方式，给孩子留一段“刻骨铭心”的记忆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父母在孩子的心里就会拥有屹立不倒的“大爱”形象。

对孩子的爱无需隐藏。爱，就要用一定的方式去表达。（史峰）

家幽默

◆我带室友回家吃饭，看到老妈正在看电视便说：“妈，我同学来了，你去做饭吧。”老妈开心地对我说：“家里来客人了呀，我来招待，你去做饭吧。”

◆我语重心长地对老婆说：“减肥通常分两种，一种为了健康，一种为了美。说你了健康吧，你的减肥方法本身就不健康。说你了美吧，你丑又不是因为你胖！”

◆吝啬鬼对正在上学的儿子说：“去告诉你们老师，买世界地图的钱我们不交了，就说我们一家这辈子哪也不去。”

◆刚买了个包子，咬了几口，发现里面没有馅儿，我问老板：“为什么？”老板说：“我还没有掌握核心技术。”

◆晚上公司开庆功会。突然停电了，大家又不想停下来，于是买了一大捆蜡烛接着开。开到一半，老板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就问了一句：“今天有谁过生日吗？”

一同事以为有好处拿，赶紧举手：“老板，我过生日，我过生日！”老板说：“好，等一下咱们开完会，你负责把所有蜡烛吹灭！”

◆老妈说自己眼睛看不清了，让我给她剪脚指甲。我一边剪一边动情地对老妈说：“妈，小时候你也是这么给我剪指甲的吧！”老妈悠悠地说：“你都是自己啃。”

（王纪）

·纪实连载

南京大屠杀全纪实

(10)

■文/何建明

下达撤退命令

刻骨铭心的悲剧在1937年12月12日这一天的南京城内外比比皆是。

被奴役前的南京城处在窒息的时刻。中华门是敌人最想进入的地方，日军司令松井石根下达的最后命令中就把这场战斗作为进攻南京的“收笔之作”。

日军派出的是第6师团主攻中华门，同时配合的还有几个飞行中队、2个战车大队及几个联队的步兵和工兵。

中国守军是王耀武师等重兵。中华门的城墙比起光华门来似乎还要坚固，防守力量更是“固若金汤”。你看那城墙上，每隔50米，便有一挺机枪，机关枪之间大约架着30余门迫击炮。而在城墙外，原来是一片密集的居民房，如今因战斗防御的准备，在日军到来之前，全被毁为平地。这样，站在城墙之上，可以一览200多米外的前方，敌军稍有动静，皆在守军眼里。

然而，日军不傻，他们在安排有针对性的进攻战术。

12日天色刚有些晨光，地面的高炮、天上的飞机投弹，如山呼海啸般地在中华门城墙内外一顿猛烈袭击，于是中华门前火光冲天，硝烟浪潮一波又一波地席卷而来……

十几分钟过去了。日军想看个究竟，结果大失所望：中华门和城墙岿然不动，丝毫没有要倒塌或失守的迹象！

日军指挥官愣了一会儿，突然大叫一声，令几辆75吨重的坦克向城门冲去，企图用它们来撞开大门。结果，除了几声“咚咚”的回声外，城门依旧岿然不动。

日军指挥官再度傻眼。“八嘎！”这回是一队抱着炸药包的工兵上了。他们在重炮的掩护下，贴近城墙根，点燃了十包炸药……

“轰隆——”硝烟过去，再看城墙：除了几处掉下一些墙皮和砖块外，大城墙依旧傲然挺立。

日军傻了，日军疯了，他们开始什么都不用，只用一队队士兵和一把把亮光耀眼的刺刀……

武士道精神是日军最后的武器，然而在这里，在中华门的中国守军面前，武士道精神不再管用。

守军153旅旅长李天霞和所属306团团长邱维达轮换着指挥官兵，一次次或用枪炮或用身躯，将进攻之敌挡在城墙根下。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状态。敌我双方全都杀红了眼。

“撤！唐司令来电要求我们撤……”

负伤的团长邱维达不相信，旅长李天霞也不相信。但这是真的，傍晚时分，司令部传来唐生智的命令：153旅准备渡江。守军全部撤离到长江边，准备渡江。

“我的两个营都死了！全团1300多人就剩下一二百人了，我怎么向死去的兄弟们交待呀？”邱维达痛哭流涕，就是不愿放弃中华门。

根据唐生智和其他国民党将领的回忆，11日中午时，唐生智接到参谋总长顾祝同打来的电话，传达蒋介石的命令，要唐生智渡江向津浦路撤退，其守军借机突围。

“这个时候撤退，前线将士恐怕不会听令的！”唐生智为难地说。

顾祝同说：“委员长已经下令，你赶快到浦口。”

唐生智连连摇头：“此时让我撤退，部队怎么办？我不能走！”

当晚，唐生智没有走，他盘算了一夜，觉得自己一走，实在对不起正在血海之中决战的守军将士。

12日下午5时许，唐生智将守军司令部军、师长级军官紧急召集到他的办公处，然后宣读了蒋介石的命令，又将准备好的撤退部署用油印纸发给每个守军将领，末后他拿出一张纸，要求将军们在“同意撤离”的字样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明日关注：恐慌的南京城

·小说连载

别对我撒谎

(29)

■文/莉安·莫里亚提

新证据是否会有新转机

“你瞧，就是这儿！”

瑞秋按下暂停键，康纳·怀特比怒不可遏的样子凝固在屏幕上。瑞秋转身看着沙发上的前警长。罗德尼·贝拉赫警长用手肘撑着膝盖，正捂着嘴忍住哈欠。

好吧，此时的确是午夜时分。贝拉赫警长接到电话时显然已经熟睡。接电话的是警长太太，瑞秋听见她叫醒自己的丈夫。“罗德尼，罗德尼。是找你的电话！”他好不容易接起电话，声音也因困倦含糊不清。“我很快就到，克劳利太太。”

或许真应该等到第二天早上。瑞秋看见罗德尼努力想要忍住一个大哈欠，还不住地用手指揉揉双眼。第二天再来，罗德尼或许能更清醒。此刻的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好。他最近被诊断出患有二型糖尿病，饮食结构近来发生了不小的改变。“完全不能摄入糖分”，看视频前罗德尼告诉瑞秋，“再也吃不上冰淇淋了。”

“克劳利太太，”等了好一会儿，罗德尼终于开口，“我很理解您的感受。您一定认为这视频能证明康纳心怀某种动机，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足以成为证据。”

“他当时正与珍妮相恋！”瑞秋道，“他深深迷恋着我女儿，却被拒绝了！”

“珍妮的确是位漂亮姑娘。”贝拉赫警长说，“也许很多小伙子都喜欢她。”

瑞秋瞠目结舌地望着他。她怎么不知道罗德尼竟如此愚蠢迟钝？糖尿病不是影响了他的智商？没有冰淇淋难不成让他的脑子萎缩了？

“康纳可不是什么普通小伙子。他是最后一个见到珍妮的人。”瑞秋刻意放缓语速，确保罗德尼能听明白。

“他有不在场证明。”“替他证明的人是他妈妈！”瑞秋不满地强调，“她在撒谎！”

“他妈妈的男友也证明了这一点。”罗德尼继续道，“更重要的是，有个邻居下午

五点见到康纳出门倒垃圾。这邻居是位很可靠的证人，他是个律师，是三个孩子的父亲。我记得珍妮这个案子里的所有细节，克劳利太太。”

“他的眼睛里藏着谎言！”瑞秋打断他，“你说过康纳·怀特比的眼睛里藏着谎言。事实证明你是对的！完全是对的！”

“你瞧，这视频只不过证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点小争执。”

“小争执？”瑞秋哭喊道，“看看这孩子的脸！是他杀了我女儿！我知道就是他干的！这事实扎根在我的心，我的……”瑞秋本打算说“身体”，可她不希望自己听上去像个疯子。可这是事实。她的身体在告诉她康纳犯下的罪行。瑞秋浑身发烫，像是高烧，连手指尖都是热的。

“好吧，克劳利太太。我会看看我能做些什么。”罗德尼说，“可我不能向您保证什么，但我一定会将这录像带送到该送的人手上。”

“谢谢，我能要求的也只有这些了。”这不是实话，瑞秋本打算要求更多。她希望此时此刻能有一辆警铃呼啸的警车驶向康纳·怀特比家。她想亲眼看着康纳·怀特比被铐上手铐。想听到表情冷峻的警察对他宣读他的权利。噢，康纳坐上警车时，瑞秋才不愿意看到警官为他护住脑袋。她想看到康纳的脑袋一次次撞在警车上，撞到血肉模糊。

“你的小孙子怎么样了？长大了些？”罗德尼从壁橱架上拿起雅各的照片。

“他要去纽约了。”瑞秋把录像带递给他。

“没开玩笑吧？”罗德尼小心地接过录像带，又将照片放回原处，“我最大的一个孙女也要去纽约。她已经十八岁了。小艾米丽。她获得了一所美国顶尖大学的奖学金。人们管纽约城叫‘大苹果市’对吗？想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？”

瑞秋对他投去一个苦笑，送他走到前门。“我一点也不想知道，罗德尼。”

明日关注：隐瞒28年的秘密